

*Life
with
Father*

跟父亲一起过日子

〔美国〕克莱伦斯·戴 著

吕叔湘 程玮 译



Life with
Father

跟父亲一起过日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父亲一起过日子 / (美) 克莱伦斯·戴

(Clarence Day) 著; 吕叔湘, 程玮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11

书名原文: Life with Father

ISBN 978-7-5447-7553-3

I.①跟… II.①克… ②吕… ③程… III.①儿童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①I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8485 号

跟父亲一起过日子 [美国] 克莱伦斯·戴 / 著 吕叔湘 程玮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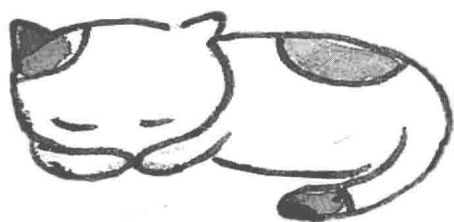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彭 波
装帧设计 赵 瑾
内文插图 墨七七
校 对 朱 墨
责任印制 颜 亮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625
插 页 5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553-3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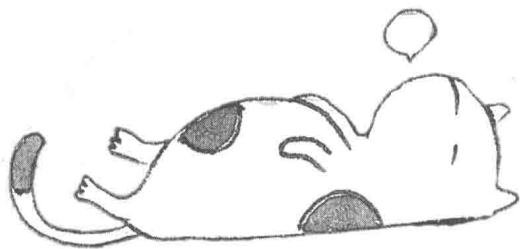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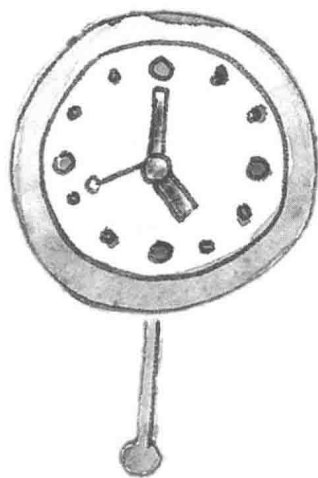


父亲带我见世面	1
马背上的父亲	13
父亲面对疾病	21
唱歌的才能	33
高雅的乐器	41
父亲教我守时刻	57
父亲发现家里来了客人	67
父亲拆看我的信	77
父亲派我去看世博会	89
父亲袖手旁观	103
父亲和十字军骑士的第三任妻子	113
父亲企图叫母亲喜欢数字	121

父亲的旧裤子	133
父亲钉扣子	141
父亲一夜没睡好	149
父亲要别人都跟他一样	157
父亲让电话进门	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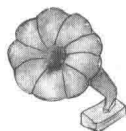
父亲带我见世面
A Holiday with Father



作为奖励，父亲有时候会带我去他的办公室。当然，这样的机会少而又少，一般只有在星期六上午，学校没课的时候。跟着父亲去办公室的这一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很像一个大人。说得准确一点，母亲和三个弟弟用崇敬的目光送我离家的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感觉。

如果下雨，父亲会穿雨装。他戴着圆顶硬礼帽，一件黑色橡胶雨衣套在他常穿的燕尾服外面。（父亲对着装是很重视的。只有在很热的时候，或者夏天离开纽约去乡下的时候，他才会穿普通的西装。）如果有太阳，他会戴上一顶丝质的礼帽，手里拿一根手杖。他的那些朋友也是这样。在大街上相遇时，他们会互相举一下手杖，再扶一下帽檐，表达敬意。

我很欣赏这种优雅的礼仪，也很希望能模仿一下。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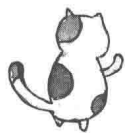


我还太年轻，不适合拿手杖。我很低调地穿着一件外套，那种像胡椒粉和盐末混杂在一起的颜色，下身穿短裤。我戴着宽大平整的白色伊顿假领，像18世纪80年代的男孩每天早晨外出时穿的那样。这套服装同时也用于参加晚宴。我还有黑色的系带或带扣的靴子，黑色的袜子。只有夏天在乡下，我们才穿棕色。

这个星期六，虽然有太阳，可父亲还是戴着他的圆顶硬礼帽。我后来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一蹦一跳地走在他身边。他穿过麦迪逊大街两旁那些美观的棕色石头建筑进入第六大街，跨上几级台阶，站在高架火车的站台上，跟一个也在等着火车的熟人聊天。

不一会儿，小小的、圆乎乎的蒸汽火车在拐角出现了。它的车头是敞开的，满满地装着无烟煤块，后面拖着三四节车厢。烟囱里吐着白色的烟雾。火车司机把身体探出窗外。火车突突突地响着，就像在轨道上喘着粗气。我们上了车，悠闲地穿过车厢。父亲找到了他喜欢的座位，我们便坐了下来。

火车穿过城市。火车头的烟雾有时很浓，影响了我的视野。我入迷地盯着那些红砖廉租房，透过那些为流浪者提供的住房的窗口看进去，这些二层楼的风子里挤满了人。我真



羡慕里面的流浪者。他们看上去是那么的无忧无虑。他们穿着舒适破旧的衣服，坐在斜靠着墙的椅子上，除了抽烟，什么也不用干。假如我也是一个流浪者，那我就不需要每周五都把手指洗得干干净净，戴上紧巴巴的白手套，在跳舞学校和一个蠢笨的女孩子在打过蜡的地板上拖过来拖过去了。其实，他们的生活也不需要花什么钱。在流浪者的旅舍上面，有太大的字写着：“十美分一夜。”

这样的情景，我只有跟着父亲进城时才会看见。母亲连高架火车都没见过，这是新事物。母亲认为马车更好些。而且，女士们根本就不喜欢充满了烟灰和煤渣的第六大街。需要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时，她们有时候也到西边来买东西；往东，她们会走到列克星敦那里。大部分时间里，她们就在这两个区域之间细长狭窄的街区里走动。

我和父亲下了车，来到一个拥挤密集的街区。那里只有男人，年长的、年轻的，没有一位女士。如果那里突然出现一顶柔软的女士帽子，大家一定会惊讶万分。办公楼大部分都很陈旧，有些甚至很脏，带有破旧的木头楼梯和昏暗忙碌的地下室。股票交易所和百老汇大街上都是这样的拥挤之地。就连华尔街上，也有一些这样的地方。华尔街南边和百老汇大街的交界处是最繁忙拥挤的。我们经过



的时候，父亲用手杖指点着说：“拉弗尼亚姨祖母就出生在这里。”

从分析研究部大楼后面过去不远，就到了一个外观整洁但十分狭窄的五层楼前。我们走上门口的台阶。这是华尔街三十八号。父亲的办公室就在楼底层。在二楼的楼梯后面，父亲还有一个小仓库。

办公室里忙忙碌碌，我觉得很神秘。那个严禁我进入的铁笼子里有一个出纳员。他坐在一张凳子上，身边放着一只现金箱，还有一个保险柜，里面装满了账本，另一个保险柜里装满了证券，还有一只铅皮箱子里装着邮票，他在那里分拣着。有一两个会计师正用漂亮的字体在一本巨大的、皮革封面的簿子上抄写着什么。他们把浆洗平整的白衬衫假袖摘了下来，挂在一个角落里。他们换下黑羊驼毛西服，穿上普通夹克。那些未来的会计师或未来的经纪人，目前暂时还是办公室的小职员，正飞快地跑进跑出。西联银行的紧急电报接二连三地送进来。在办公室外间有一张长条桌，上面放满了铁路业务的公文，通报着盈利和交易的情况。那时候，股市里只有二三十种工业股票在交易。父亲的办公室完全忽略了这些交易。桌上和周边放着《商务经济报》、《商业报》、一块黑板和一个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桌子周围坐着四五位上了年纪



的先生。其中两位正在恨恨地议论着亨利·沃德·毕奇^[1]，另外的几位正对着某个拯救劳工团体摇头，这个团体竟然提出一天只工作八小时的愚蠢建议。

父亲走进他的私人办公室，煤炉里燃烧着小小的火焰。他把帽子挂到钩子上，打开办公桌的锁，坐下。在他阅读邮件的时候，我自豪地把两罐墨水拿进去。绿黑色的是英国产的。还有一罐墨水，是父亲专门用来抄写文件并保存在自己的档案里用的。我清洗了父亲的墨水瓶，把它们灌满墨水，再把清洁的蘸水笔放在他的笔架上。在家里，父亲用的是羽毛笔。但在办公室里，他用的是钢笔。没有人帮他写信，公司的大部分信件都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在办公室里，除了给墨水瓶加墨水以外，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大街上跑来跑去送信（现在已经被电话代替了），或者让彩色铅笔从斜面写字台的上端滚落到下端，或者把打字机换行的手柄移来移去，让它发出叮当一声响。打字机在那时候还是一个新发明，只有在很重要的时候，才使用打字机打字。到了这样的时刻，某个会计师，或者是某个小职员，不得不暂时停止手里的工作，专门来打字。

[1] 美国牧师，也是当时最雄辩的演说家之一，强烈反对奴隶制度。



跟父亲

一 起过日子

很快就到中午了。客户们离开了办公室，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停了下来。十二点半的时候，父亲跟我说，我们出去吃午饭。

“戴先生，您还回来吗？”出纳员恭敬而急切地问。如果父亲回答说“回”，那么所有的雇员就会看上去很失望的样子，默默地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低下头，一直等到父亲出门。如果我此时停下来多待一刻，就会听到他们把手头的卷宗重重地摔在桌上。按规定，只要父亲不回家，不只是他们，还有那些小职员也都必须继续干活，连抽烟也不允许。

不过，今天，父亲回答说“不回”。父亲还没跨出门槛，我就看见所有人都把手伸向了火柴盒。当父亲走进过道时，他们的手都已经伸进裤袋掏香烟了。

我和父亲肩并肩，向着比瓦大街一座古老庄重的大楼走去。它看上去好像是一家好客的乡村酒店。楼上有绿色的百叶窗和狭窄的阳台。精美的窗帘微微卷起。顺着台阶走上去，就到了一个带白色圆柱的大门前。

这是德尔莫尼科餐馆，它的食品是那么精美，甚至连我都已经听说过了。这样的格调很合父亲的品味。

德尔莫尼科餐馆底层呈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端是门厅。我们到的时候，那里非常拥挤。那些头戴丝质礼帽的先生在



从容不迫用餐的时候，突然记起在华尔街还有某件紧急的事务要处理，彬彬有礼地但急切地从人群里用力挤出去。

当我和父亲走进长长的、拥挤的大厅时，领班立刻用夸张的姿势把我们领到一张为两个人准备的桌子前。空气里充满了雪茄和菜肴诱人的味道。大厅一侧站着一位像官员一样的外国人。当他的目光跟父亲的目光相遇时，他恭恭敬敬地向父亲鞠躬致意。

“劳伦佐，”看见他向我们走来，父亲对他说，“这是我儿子。”

我有点尴尬地向他点头致意。劳伦佐·克里斯汀·德尔莫尼科先生也向我鞠了一躬，表示很高兴跟我认识。

在他离开以后，一直为父亲服务的侍者老弗朗切斯科，迅速来到我们身边。他和父亲用法语讨论着点什么样的菜。他们相互之间飞快地说着，我一个词也没有听懂，只大概明白弗朗切斯科建议我们用帕菲蒂门特酱汁。我猜测上一次父亲在这里吃饭时，也用了这酱汁，但显然有些不满意。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发现，弗朗切斯科掌握了一门独特的艺术。对于这种糟糕的事，他本人显得比父亲还要恼火和生气。通常情况下，他会立刻让人撤走这道菜，尽快送来另一道菜作为赔偿。德尔莫尼科家族的一个成员，劳伦佐或者查尔



斯，也会按常规来到桌前，弯腰审视送给父亲的新菜，为这不愉快的事件喃喃地向父亲道歉。

不过，今天的酱汁，还有其他的一切，不只是令人满意，还非常完美。父亲和弗朗切斯科用一种庆贺的方式相互点头微笑。我曾经不明白，为什么父亲那会儿在德尔莫尼科餐厅没有像在家里那样大发雷霆。现在我明白了，也许他在自己的家里觉得很孤独，缺乏内行的支持。

父亲偏爱法国菜，也喜欢法国侍者。在家里，他不得不接受一位爱尔兰女仆，而且每几个月就更换一次。还有家里的菜，虽然也很好吃，但不是法国菜。如果菜对他的胃口，他会带着由衷的喜悦享受家里的饭菜，就好像一个城里人喜欢农村人家简单美味的菜肴一样。

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法国菜。它的口味没什么问题，只是太精致了，而且量也太少。在我看来，父亲的午餐太清淡了。他喝摩卡咖啡的时候，看到我脸上饥饿的表情，露出了理解的微笑。他笑着向弗朗切斯科招招手。弗朗切斯科微笑着给我送来一大块巧克力蛋糕，沉甸甸的，那浅褐色的滑润的巧克力是那么美味。时间在那一刻停顿了，我甚至忘了自己在什么地方。

午饭以后，我们没有马上回到城里。这一次，父亲带我



去了炮台公园。在南码头，我惊喜地发现父亲带我上了渡船。这样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现在我知道他今天为什么戴着一顶圆顶硬礼帽了：因为我们要到市郊去。我们的蒸汽船驶过了海湾，海湾里停满了帆船、四桅船、拖船和平底船。当我们在史泰顿岛上岸的时候，父亲说，我们去看水牛城比尔。

我们走上摇摇晃晃的木头看台，在布满裂缝的长凳上坐了下来。一个野性的西部世界立刻展开在我们面前。尘土四起，骏马奔驰。神奇的骑士们在马背上用来复枪毫不费力地击中空中的玻璃球。牛群，套索，铜管乐队，印第安人袭击仿古的邮递马车，救援总是出现在最后一刻。可是，援兵还没出现时，父亲已经急急忙忙地拉着我出去了，因为要赶轮渡。透过出口处的门缝，我朝里面最后瞥了一眼。

在回家的路上，我对父亲说，我要做个牛仔。父亲笑着说，不，你不能做牛仔，牛仔跟流浪汉差不多。

我不敢肯定我是不是最好马上对他说，其实在这个早上，我已经有过当流浪汉的想法了。可是，父亲把我带进了德尔莫尼科餐厅，我觉得在那以后说出我的这个想法很不合适。最后，我只得问他，为什么他认为牛仔不好。

父亲简单地说，他们只是活着，吃喝，勉强有个容身之地，跟社会格格不入。他们崇尚野蛮，最后自己也成了野蛮人。



“你把帽子戴正了，”他提醒我，“我正努力把你培养成一个有教养的人。”

我把帽子扶正，一边走路，一边思考着自己的未来。我越思考，越不愿意当一个有教养的人。做有教养的人意味着像今天这样吃一顿清淡的饭，又累又饿，意味着干净的指甲、有学识的书籍、交谊舞练习，还有周日傍晚的祈祷，等等。当然，有教养的人可以得到一块沉甸甸的巧克力蛋糕。可跟前面的那一切相比，这巧克力蛋糕的分量还是太轻了。

